

第三十一课 贝玛德钦林巴空行法门

〔财旺诺布 15-17 岁（1712-1714） | 地点：康区·吉隆〕

上一堂课我们讲到，贝玛德钦林巴大师圆寂了。祂是仁珍才旺诺布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根本上师之一，情感上如同祂的父亲一般。上一堂课我跳过了两页，今天先把没讲到的部分补上。

前面已经稍微介绍过贝玛德钦林巴的传记。在当时的佛教、当时这个地区的教派里，祂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祂的空行部法门。直到现在，许多人在祈请文、赞文里仍称祂为空行部法门的教主。

祂所取出的空行部伏藏，意义完整、次第完整、内容广大，许多高僧大德都赞叹这部法集无与伦比。贝玛德钦林巴也是公认的莲师二十五大心子、当时藏传佛教最伟大的翻译大师毗卢遮那的转世。祂的出生地在康区，靠近金川一带，猪年出生。

从小就有空行、护法向祂进献，并作了许多授记；从小便具足强烈的出离心与悲心，极为精进地修学。成年不久，祂就专注于大手印、大圆满的修行。祂的简传里提到，祂专注气脉与大圆满的修持长达七年，获得了对万法实相极高的证悟，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

而这七年，祂是以严守戒律、一心专注的方式修持的。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讲，并不是说身为转世活佛、或有什么特殊天赋的人，就什么都容易成就。关键在于：祂们在修行的每一刻、每一个当下都能一心不乱，祂们对戒律的遵守超乎一般凡夫。

我们即使是凡夫、不是转世活佛、过去世也没有很好的机缘，只要这一生对戒律严谨、对修持专注，能如密宗所讲的那般去做，同样可以像传记中的成就者一样迅速成就——就如同密勒日巴大师。所以许多高僧大德都说，密续里讲的功德没有任何错误，也没有任何夸大，只在于修的人有没有真正如法地执行到底。很多人修法时会想：我也修了几个月、念了多少咒语，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成就出现？

最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不管是小乘、大乘还是密乘,没有一个教理教法可以忽视戒律而成就;大家都认同由戒生定、由定发慧。而密乘的三昧耶戒,很多不是表面行为上的戒,而是心意上的戒。

祂要打破我们对人世间、对这个世界、对种种习以为常的想法——全部都要打破,你才有办法把三昧耶戒持守好。密乘戒里有许多戒律,是在扭转我们对世俗的分别心。当你对世俗的分别很重、认定「这个应该是这样子」的时候,就很难守好三昧耶戒。

一旦把世俗的概念凌驾于佛菩萨的概念之上,不管外在行为上如何修行,都没办法产生密续里所讲的功德。所以三昧耶戒里有些戒律,内容可能有人不能理解、觉得奇怪,祂主要都是为了打破世俗。如果你对世俗的种种概念本身已经打破了,这时就没有什么需要刻意去守的戒律——三昧耶戒自然已在心中形成,不必刻意强加地遵守。

过去许多高僧大德祖师的解释都是如此。贝玛德钦林巴大约从二十五岁开始,得到空行母与过去菩萨的授记。祂依照授记书信的指示,去到一些圣地取出不同的伏藏,尤其取出了所谓「密慧母」的法藏。

二十七岁时,祂到噶陀见到龙萨宁波大师。龙萨宁波与贝玛德钦林巴过去生就有法缘,某方面来讲两人互为师徒:贝玛德钦林巴把自己的伏藏法门供养、传给龙萨宁波,龙萨宁波也把自己所有的伏藏法传给了贝玛德钦林巴。所以除了前面提到的龙萨宁波的儿子以外,龙萨宁波的法嗣传承者之一就是贝玛德钦林巴。

大约三十岁左右,祂又与另一位大伏藏师相遇,也得到了对方所有的伏藏法。后来又从仁珍才旺诺布的前世贝玛诺布大师、以及有名的根桑等处,得到许多耳传教授。之后,祂的伏藏法「空行心要」封印解开,传法机缘展开,于是祂将这部伏藏法供养、传给了仁珍才旺诺布。

此后,贝玛德钦林巴又从别处迎请出其他伏藏法。最后祂去到一座叫波帕夏(即「猪面山」)的取伏圣山。依照授记预言,祂本应在那里再取出一部「空行心意总

集」的大伏藏,但当时因缘不具足,没有取出;另一边,衲还要从别处取出一部观音菩萨的法藏。

之后,衲培养了许多杰出弟子,尤其是仁珍才旺诺布。可以说,是仁珍才旺诺布把贝玛德钦林巴的一切法门广大弘扬,让衲的伏藏法得到极为兴盛的发展。除了才旺诺布,贝玛德钦林巴自己的家族也非常殊胜。

才旺诺布本身也算是贝玛德钦林巴的亲戚;此外,当时敏珠林的一位伏藏大师、一位叫迦村宁波的大师、还有后来很有名的丹哲等大成就者,都出自贝玛德钦林巴的家族。而且前面讲的这些人,不只是身份显赫而已,衲们对教派、对整个藏传佛教历史发展的各方面都作出了明确而广大的贡献。所以在那个年代,贝玛德钦林巴被许多大成就者公认为非常伟大的法主,甚至以「法王」的名号来称呼。

而仁珍才旺诺布,更是把贝玛德钦林巴的所有法门发扬光大。才旺诺布为贝玛德钦林巴所写的赞文、传承转世祈请文非常多。尤其在转世祈请文里提到,除了前面介绍过的历代转世——从最早一直到毗卢遮那的转世,以及诸多著名大成就者的转世——后面还提到:未来衲会成为贤劫中的最后一佛,以一生之力,成办并弘扬贤劫千佛所有广大的教法与佛行事业功德。

这是祈请文里提到的。但是,贝玛德钦林巴虽有几部长短不一的传记与祈请文,却没有衲圆寂时的事迹记载。我们比较能明确看到当时状况的,只有仁珍才旺诺布自己的传记里,提到祖师圆寂时衲极为痛苦的那一段,这算是最接近当时情况的一点线索。

至于贝玛德钦林巴自己的各类传记,都没有提到衲是如何圆寂的,以及圆寂前的种种情况。比如贝玛德钦林巴有一部比较长的传记叫《如意树》。在《如意树》的最后阶段、传记尾声的地方,提到了几件事,这或许与衲圆寂前的征兆相关,但不清楚。

传记后半段最后提到:有一天黎明时分,仿佛天空中有神敲响了一面鼓,鼓声中传出一些偈颂的法音。法音的大意是:「孩子啊,你要仔细听闻这解脱的要诀。你过去世的善业习性已经苏醒,如今重要的佛行事业将要成就于你。

你的愿力时机已到，莲师妙法的太阳即将升起，你要去点燃教化众生的明灯。」贝玛德钦林巴从这声音中醒来后，认为这应是空行授记，示意他可以开始广传伏藏法了。于是他在水鸡年、也就是一六九三年，开始传播密法。

后来有一天晚上，他在禅定中忽然出现一位全身红色皮肤的空行母，点燃了九盏酥油灯。渐渐地，这九盏灯的火苗顶端慢慢融合在一起，熊熊燃烧起来。空行母对贝玛德钦林巴说了一个偈颂：「九乘教法的尖顶已经圆满成就，甚深密法的明灯将要高高举起，去遣除众生的无明，显现广大光明。」

祈愿永不坏灭的光明能够燃起。」他反复地说着这样的祈愿偈。又有一天晚上，贝玛德钦林巴在传授灌顶与口传时，净相中忽然出现一位智慧空行母。

这位空行母很特别：仅仅见到他、甚至只是想到他，内心便会自然生起觉受与证悟的加持。空行母从密处流出红菩提，用一个白色的法器盛满后赐给贝玛德钦林巴，对他说：「这是智慧甘露的大精华，请享用这智慧的加持物，你将获得共与不共的悉地，于大乐空性中得道。」贝玛德钦林巴毫不迟疑，以莲花手印恭敬接受，将这殊胜物触碰自己的额、喉、心、脐与密轮，然后诵空行母的悉地成就咒享用。

后来有一次，他向香布大师传授灌顶口传，那天早上，天空中传来空行咒语的声音。声音忽远忽近，在空中蔓延，持续很久。这种现象在从前的西藏，许多上师办法会时也会出现，是相当常见的吉祥征兆。

以前我和堪布在宗萨佛学院时，宗萨寺的住持阿莫佛每年办玛尼法会，那几天整个地区的天空从早到晚都响着「玛尼」的声音，不是人为发出的；你不经意间就会听到，像有人在轻轻哼歌，仔细一听确实是声音，忽远忽近，找不到从哪里发出，所有人都听得到。这也是一种空行成就的示现。后来有一次贝玛德钦林巴传授四灌顶时，仁珍才旺诺布当晚就梦到：极明朗的天空中出现五色彩虹光芒，遍照四方，所有地方都充满八吉祥与五方佛的法器及象征物，光芒强烈，充斥了整个空间。

才旺诺布醒来后，觉得这梦境非常奇特，也因此对贝玛德钦林巴传给他的这些灌顶教授，生起了坚定不移的信心。后来又有一次，忽然出现一位黑衣人，供养了一条上

面有特殊符号的黑色哈达,并给予一些授记,对贝玛德钦林巴说:可以将这部伏藏法赐予。贝玛德钦林巴便向祂祈祷:「请将这部伏藏法赐予我。」

」写了一封请求的书信献给祂。虽然没有明说,但这位黑衣人应该是玛莫、玛哈嘎拉或吉祥天女这类专门护持佛法的大护法。后来有一次,祂向许多瑜伽士传授灌顶口诀,晚上法会圆满作会供时,贝玛德钦林巴亲见西南方——也就是罗刹洲的方向——天空中显现出莲花王山(铜色吉祥山),以及莲师二十五大心子等,被无量无边的密咒士所围绕。

而在中间进行抛掷朵玛的仪式时,整个天空出现各种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彩虹等殊胜景象。这几段就是贝玛德钦林巴传记的结尾,内文到此戛然而止,没有再讲后续发展。其他略传、以及弟子们所写的传记,也都始终没有提到圆寂之事。

后来我又去看了贝玛德钦林巴相关的转世祈请文与赞文,也都没有特意提到这方面。我原想:如果不提圆寂,或许赞颂时会说「我在圆寂时呈现什么证相」或「以怎样的情形顿入空行」之类;赞颂文有时也会称赞祖师大德圆寂时的种种瑞兆。但目前手上所有资料里,都没有这一部分。

可以说,凡是关于贝玛德钦林巴的资料,以目前来看,都找不到祂圆寂的情况与记录,这是个比较奇特的地方。关于这一点,我也请教过巴沃上师。祂自己的推测是:贝玛德钦林巴应该是顿入了空行刹土。

一方面,贝玛德钦林巴本身是空行部法门的法主,在空行法方面应属最伟大的成就者之一,所以祂示现顿入空行的成就,也非常合理。另一方面,顿入空行刹土这种成就,有的看得见,有的看不见。有的是在众目睽睽、有人亲眼见证之下,直接飞到空中,飞进太阳、月亮、星星里而消失——这是看得见的顿入空行。

比如从前动乱时期,有一位叫仁珍的成就者,就是在众目睽睽下直接从空中飞进太阳里消失的。过去这样的案例也有很多。另一种,则像穆拉斯那位大成就者阿克特一样,忽然间人间蒸发、消失了。

没有任何征兆和前提,大家还照常生活相处,可是某天早上去看祂时,祂所有的东西都在、生活用品都还摆着、还有使用过的痕迹,人却消失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这也是一种空行成就的示现。所以贝玛德钦林巴之所以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唯一的可能是:祂以这种成就的形式顿入了空行刹土,因而没有留下任何记录。

像阿克特的成就,后来祂的弟子也一样——在祂圆寂后三年内接二连三地从家中人间蒸发,有的茶喝了一半还放在桌上,有的东西才用到一半。阿克特的传记里提到,祂圆寂前对所有弟子说:「你们要不要跟我去空行刹土?想跟我去的,就在我走的那天跟着我发愿,我就带你们走。」

「有一部分人就在阿克特仁波切圆寂当天一起往生,其余弟子则在三年内接二连三地在家中自然消失。这算是空行成就者的一种特色。虽然现在有些人会去排名,说虹光身成就最高、顿入空行次之、当下坐化又次之,刻意去排高下,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一般来讲,登地菩萨以上都有可能示现虹光身。宝上师也讲过,虹光身成就不代表就完全达到佛果位。像龙钦巴大师等,是直接成就法身佛果位的,这样的例子有;但并非所有虹光身都是直接登顶法身佛,有些登地菩萨也会示现虹光身。

顿入空行净土也一样,不代表成就就比虹光身低,有些顿入空行刹土也是佛果的成就。当下坐化的也有——像龙钦巴大师,公认是即身成就法身佛的境界,却没有像其他虹光身成就者那样完全消失,反而留下色身,以当下坐化的方式圆寂。所以,单看成就者圆寂所示现的征兆,并不能完全作为判断其登地层次、境界高低的依据;有时这与弟子请求的因缘、与某些法门的因缘有关。

总之,贝玛德钦林巴圆寂时,仁珍才旺诺布祖师非常难过。祂的传记里也提到,祖师极为痛苦。而这份痛苦,是因为祂们生生世世有特殊的法缘关系:祂们过去曾一起发愿,贝玛德钦林巴与才旺诺布发愿要一起度化众生。

就像前面提到的,贝玛德钦林巴自己的伏藏「空行心髓」里的授记预言书信,除了预言祂自己,也预言了才旺诺布。另外,迦村宁波(Jatson Nyingpo)大师的转世,当时成为某地区的伏藏大师,叫作绛达月幢大师,祂从吉隆地区的帕巴佛堂里迎请出「大悲观音三根本、新三尊心髓」的法门,其中的授记记录也提到了这件事。这份授

记记录里提到：「具力金刚最后身，持明密咒莲花名，对彼信心恭敬如顶严，即是异名金刚萨埵。」

」后来大家解释，这是对贝玛德钦林巴与才旺诺布这两位如父子一般的成就者的一段授记。其中「持明密咒莲花名」，大家解释为贝玛德钦林巴的一个法名。那是在他二十二岁左右，有一天他向弟子奔毛家传法，后来在城中撒花，因而得到「莲花具力游戏」这个秘密名号。

所以偈中「具力金刚最后身」的「具力金刚」，正与这秘密名号「莲花具力」相互辉映，因此认为这一句指的就是贝玛德钦林巴。而后面「对彼信心恭敬如顶严，即是异名金刚萨埵」，指的则是仁珍才旺诺布：意思是，对这位「持明密咒莲花名」的大成就者怀有极强大的信心，不断把他当作头顶的宝冠一般恭敬顶戴——这位名为「金刚萨埵」的成就者，大家认为就是才旺诺布。所以不论是现世两人之间的情感，还是授记预言，都说明两人关系极为紧密，可谓心意一体。

后来，贝玛德钦林巴也有转世。他后来的转世里，大家比较熟知的是成为白玉派一位叫噶玛古钦的转世。之后他有自己的一支转世系，近代由贝诺法王认证了这位大伏藏师的转世。

至于才旺诺布对贝玛德钦林巴的这份感情，可以从他自己所写的诗歌《末世的瑜伽行者、持钵僧仁珍才旺诺布的流浪悲诗歌》里看到。作品中提到：「事故之年十六至，持明色者所化寂，圆满懈怠厌离故……」他讲的是：在他即将满十六岁那年，贝玛德钦林巴入于法性（圆寂）。听闻的当下，祖师悲痛不已，说他的心如同破碎一般。

在极度哀伤中，他把门窗全部锁紧，在里面哀嚎哭泣，身体颤抖，跪趴在地上。他的诗歌里记录了当时自己的情形。在这首《悲诗歌》里，祖师说，得知贝玛德钦林巴圆寂时，他非常难过：「内心这种苦痛要向谁去说？」

」接着他开始反思：「从前在根本上师面前，我已听闻了许多难得的妙法，但因自己业障太重，竟不知珍惜、懈怠放逸，没有如理如法、精进奋力地行持。以致如今根本上师突然圆寂，我却还没有达到圆满证悟的境界。那么现在，我要到哪里去寻觅像这样殊胜伟大、能指导我圆满证悟的上师呢？」

」「我这暇满难得的人生就这样蹉跎了,还有什么可做的呢?如果这一世不能让佛法达到一定的成就,就只是白白让这身体充满业障而已。在还没证悟如来佛果、佛的意趣功德那样的境界以前,不论是安逸于快乐、还是舍弃这身体的痛苦,都只剩下悲哀,没有别的抉择与想法。

此刻再怎么想,也没有任何用处了。修行虽偶有一些征兆,但大部分都堕于懈怠。如今再后悔也已经晚了。

现在我身体极度疲惫,除了忧伤难过,再也做不了别的事。」「上师的身像,就如幻化的游戏一般消失了;当初在祂面前亲闻佛法的情景,就如一场梦醒。平常聚在一起的师兄弟、僧团,也一定会像市场里的客人一样,终有离散的时候,没有谁能永远聚在一起,也没有人能永久停留在同一个地方。

如今的我,已没有任何想法,就像一个孤儿。能真正帮助我修行、激励我在修行路上前进、完全不顾情面、一心一意把我推向解脱道的伴侣或师兄弟,如同白昼的星辰一般稀少;而破坏我修行、扰乱我心智、喜欢带我去做与解脱无关、毫无意义之事的人,却如夜晚的星辰一般众多。对这些毫无益处的人事物,我要全部抛弃。

」「所有这些与修行无关无益的事,就如遮蔽的叶子,会把功德遮住。我一心眷恋的上师,如今再也无缘相见。往后的人生里,我痛苦、烦恼的时候,也不知该怎么办,已经没有可以请教、可以面见的人了。

反复想来,我内心剩下的,只有无比的惭愧与后悔。白天我吃不下任何东西,夜里也睡不着,内心充满忧伤。」「上师在世时,我只知安逸在他的保护之下,被放逸的行为与心念带着走,这是最大的问题。

如今就如想抓住虚空一般——虚空本就无处可抓,我也再无别的依靠。我知道,如今这些令我后悔惭愧的原因,就是过去太过懈怠。上师在世时,我没有精进修持他所传的正法;现在只剩满腔忧愁苦恼,以及一颗受伤的心,让我痛苦欲绝。

」偈颂后面,祂开始批判当今末法时期众生对上师种种不如法的错误行为。但看这样的内容,不要以为仁珍才旺诺布、或所谓上师瑜伽法,是要对根本上师生起一种

世俗的情感。上师瑜伽法固然是一种情感,要对上师生起如父如母般的情感,但实际上并不是真把上师当成父母——上师仍要当成佛。

这种情感,和世俗情感完全不同。情感的本质是一种心的力量;但这心的力量,若对境、发心、目的不同,所产生的效果也就不同。世俗情感必定是「为我」的,出于自私:「这是我的人,我的亲戚,我的朋友」,于是有亲怨之别、有「这是我亲人、那是我敌人」。

目的也不同,世俗情感都是为了自私的目的——我要得到、我要拥有;发心则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烦恼。而上师瑜伽法、或这些高僧大德传记里,他们对上师的情感,并不出于这些目的。对上师的这份情感,祂的根必定扎在对轮回的出离、对因果的理解,以及对三宝的信念之上。

我们相信因果、知道因果可畏、知道轮回痛苦,而能带我们逃离这三界火宅的,正是三宝总集的上师。这份情感,是基于「我要脱离轮回、趣向解脱道,而上师是我解脱道正确的引导、向导」而生起的依止之心。以此为基础、由此发心而生的情感,这一点非常重要。

与上师相处时,不论是待人接物还是修法,情感也都基于「我要往解脱道上走」。依照密续、依照高僧大德的指示,诚心诚意地修法、圆满上师的佛行事业、遵照三昧耶戒、遵守上师的指示——这才是应当追求的情感与作为。若带动了世俗情感,就会生分别心、生烦恼,对上师的指令与行为起自私的心态。

成就者心中虽无分别,但在世俗谛中,永远不可能一碗水端平。心一境性,就算是佛也做不到——因为世俗中一切都依因果规律而行。因果已经是最圆满、最完美的天秤,但每个人并不相等:佛性上平等,业力上不相等。

所以这时,完全需要依靠一个正见。最重要的,还是确切的实修。看玛尔巴大师与密勒日巴大师的相处,或那洛巴与帝洛巴的相处,上师对弟子的许多要求,祂往往看的不是做这件事本身,而是弟子在做事的当下、在过程中,心念的变化。

很多时候,一位指导弟子解脱道的上师,祂的目的本就在于如何让众生快速趣向解脱,而不在于如何壮大自己的派系、团体。但有时又要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所以

身为传承上师非常辛苦。过去的高僧大德或许不必这么辛苦——「我只要一个能完全如理如法的弟子,一个就够了,其余我都不管」;禅宗祖师也一样,五祖弘忍「我有一个惠能,能把祂培养好就够了,其他你们爱怎样怎样」。

但在如今的社会,各种事情、各种价值观,让许多传法上师很难面面俱到。遇到问题时,一定要思考:我的发心、初心是什么?我为什么而来、为什么修行?

这时一定要每天反复提醒自己:我是为了修解脱道而来,为了修持正法而来,为了脱离轮回。过去有句话说得非常好:「不忘初心,成佛有余。」如果我们能把最初修行的那份心念,在往后的修行路上时时刻刻保持住,每个人的修行都会很快。

在才旺诺布的另一部著作《山谷妙药》里提到:贝玛德钦林巴进入法身境界(圆寂),在我们这些没有福报的弟子面前示现,是要破除我们对「常」的执著、告知我们什么是无常;而在有殊胜因缘、对佛法义理有深入了解的弟子面前,上师的示现则是在彰显大迁引光身(虹光身)、金刚身功德的伟大。但祖师说:「因我的心不清净,没能见到根本上师贝玛德钦林巴示现给我圆满的虹光身形象,所以我生起了如同心脏割裂般的痛苦。」

但这也无可奈何——不是上师不慈悲,而是我的境界、见解太低。如今我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专心地、以勇猛的信心去祈请。

」后面又说:「现在有些人,自己的根本上师去世时毫无痛苦,反而轻松微笑,甚至显现出更傲慢的举动。这些人,只是破戒者行列中的一员罢了。就算已达瑜伽自在、已得登地大自在的成就者,当见到自己的上师与法身佛心融合无二、示现入灭时,尚且会感到痛苦难受。」

所以我如今这份痛苦,以最低最低的程度来讲,至少说明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无耻之徒。」「当然,最主要的,是根本上师在世时要尽量侍奉供养;而在上师入灭之后这段期间,要尽力修法、修福并作回向。为了解脱道、为了修行、为了众生都能解脱,以广大的发心,在上师面前修持各种积资净障的法门。」

此时追悼上师而供一盏灯的功德,比平常供一百盏灯还要大。所以一切善行、一切修持,都要在为师长追思悼念时猛力发心、猛力去做,这非常重要。」这是仁珍才旺诺布特别对大家讲的。

许多高僧大德都提到:根本上师圆寂的这段时间,要尽力去做各种善行——供养、祈福、祈愿,努力地做,此时功德可以增长无数倍、千万倍,要把握这个时机。这也是对根本上师最后的报答。根本上师不会要求「我死时你们要怎么追忆、纪念我」,他没有这种自私的念头。

对已得生死自在的成就者来讲,死亡只是永恒的快乐,他们根本不贪图世俗八风。但对弟子来讲,上师在世时没有好好修行,许多本该报答、本该做的善行还没来得及做——至少要在上师圆寂的四十九天内、乃至百日之内,努力去做,把生前后悔没做到的补救回来。此时不只对自己的修行有增益,也是对师长最后一次报答。

所以此时大家要努力修行。很多人会做一次长期闭关,或作百灯、千灯、万灯、十万灯的大供养。也可以念诵《临终智大乘经》。

《临终智大乘经》是旺真大师时代就已翻译的一部很短的经文;很多成就者说,他虽属显宗经典,内容的意义却达到大圆满的层次,是一部很特别的经典。所以在传承上师圆寂的期限内反复念诵,对自己、对他人都很有帮助。总之,各种供养、善行、修行都尽量去做;若做不到,至少多念几部《临终智大乘经》也好——他比《心经》还短,若能一天念一百零八部就更好了。

贝玛德钦林巴圆寂后,祖师闭门思过,不断修持了一段时间,到隔年春天;夏季之后,他开始闭关。但当时他的心可能还没很好地恢复,闭关修持中,他说自己对一些修持的要领、次第没有掌握好,没有很好的证悟产生。不过在梦境中,他几次见到贝玛德钦林巴,得到许多安慰与教言。

但祖师说,因为自己还有些执著、被束缚困住,没能很深入地领会传承祖师与上师给的指示,内心那种痛苦有时仍会升起。直到后来秋天,他从前潜修时的弟子木奇请他们去寺庙办一些事。这时,他又作了许多劝勉自己修行的歌词,并发誓一定要精进实修,不为世俗一切所动摇。

大约在十六岁那年,祖师说:祂从小时候起,耳边就会似有若无地听到空行母唱歌,虽然非常好听,曲调却很悲伤。从十六岁那年开始,这现象变得非常明显,歌词也非常清晰,有些甚至能记录下来。这奇妙的经验是怎样的呢?

祂说,只要这空行母的歌声在耳边响起,就有一种很奇特的加持——这加持力会让祂不由自主地思索轮回的痛苦与死亡,对世间一切人事物毫无兴趣。但有时也会让祂变得非常消极,消极到连专心修行的心念都没有,只感到内心极度疲惫,有时刻意想转念也转不过来。这是很奇怪的经验,从十六岁开始特别明显,持续了将近三四年。

后来在五六年间慢慢消退,时有时无。再随着年岁增长,这情况削减了许多,最终有一段时间完全消失。到土鸡年、也就是一七二九年,祖师三十一岁时,这情况又突然出现,只是不像以前那么清晰。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祖师老年。当时祖师心里盘算:这会不会是鬼神或魔女的危害?但后来祂仔细观察,觉得这应该也不是什么不善之事。

因为不管这歌声对祂造成什么影响(比如极度消极),祂至少确实非常明确、强力地转化了祖师对整个现实世界、对世俗的执著,不论是外境的执著还是内心概念上的执著。祂说:「祂激励我全心全意趣向佛法。因为生起这种消极的痛苦,所以除了佛法,我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理,什么人情世故都不想顾。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大恩德。」祂说,若没有这样的事发生,祂觉得自己这一辈子恐怕会像从前一样,深陷世俗的执著:每天到处募款、替人调解纠纷、接受供养、办各种活动,一辈子下来修行毫无进展,最后堕落轮回。所以祂赞叹这份不甚清楚的经历,写了一个偈颂,认为这是过去世善行的功德所感得的、一种奇妙的增上助缘,是智慧空行母喉间流露的歌声,能引导像祂这样有缘的人趣向解脱。

所以我们要知道:很多成就者传记里人生中种种奇异之事,都是过去世善业果报的影响,不是凭空而来。我们过去世虽没像这些祖师大德积累那么多福德资粮,但至少明白了这道理之后,从这一世开始努力发愿:愿今世乃至未来世,在修行路上都能有种种增上善缘相助;就算没有人事物上的助缘,也能像传承祖师一样得到这些无形的护佑,让我们的心、我们的状态永远趣向解脱正道,不被世俗绊住、牵转。

大约在木羊年、也就是一七一五年，祖师十七岁左右，去一个地方朝圣。当时祂没有很明确的想法，只是抱着边朝圣边游玩的心态。但其实祖师说，它是因为一个梦兆而去的，只是没跟别人说，所以大家都当它去玩。

到了一处叫太安的岩洞圣地，它从洞中取出白色的土丸子将近七十多颗。祖师说，它从小到大对伏藏法、对这些圣物就有很强烈的信心，但拿到这些土丸子时，它没看到伏藏黄纸，也没看到授记金函。这些土丸子白白的一颗颗，上面没有任何标记、图案，连「喻阿吽」的咒字都没有，看起来就是极普通的土丸子。

所以祂有点失望，不知道能做什么用，后来没有珍惜，随意丢弃了，再也没找到。后来祂对这件事很后悔，说是因为自己见识太浅。祂说：虽然有些伏藏师的圣物看似普通，至少还会出现图腾、咒字；但很多圣物并不一定会自然显现这些奇特符号或印记。

所以要仔细观察、有智慧地抉择，不能单凭简单的逻辑或自己的判断。若用不清净的心去误解这些伏藏品，就很容易错失良好的善缘。就像《一百零八位大伏藏师传》里也提到，有的伏藏师或其弟子在取伏途中因生起不清净的发心，而障碍了伏藏法的获取。

所以有时伏藏师必须看起来疯疯癫癫、违背世俗常理——能违背世俗常理，清净心就不易被污染，这时伏藏品比较容易取得；相反，太随顺世俗观念、太随顺众生的价值评判时，很多伏藏品反而会隐没。祖师又说，那年祂心中也自然流露出许多伏藏法的词句，数量非常多，可以写成厚厚一整本；当时内心自然涌现出一整套「上师如意宝」之类的法门。但祂当时心怀不安，没有很好地理解，所以虽然写了出来，最后又把它烧掉了，觉得没什么必要、觉得是自己想出来的。

当然，这方面是祖师的谦卑，是对自己的一种反省。有时这样的伏藏师其实不少。乡间也有一些伏藏师，可能因为成长经历的缘故，自卑感或自我批判比较重。

忽然在净相中得到一些法门，他自己会怀疑——如果不是一部很完整、有特别授记、有明确记录的伏藏，而是这样不经意间得到的，他们就会怀疑。所以这时周围的眷属很重要：若眷属有清净心，能劝请、祈求、赞美，这种伏藏法还是能够流传。就像

当初帕当巴桑吉大师,因为和外道打赌输了,换得了一个老婆罗门的身躯——祂本是王子,有很俊美的肉身,换成老婆罗门的身躯后,自己觉得很自卑,觉得这身体难看、度不了众生。

后来玛姬拉尊佛母唱了一首歌,赞颂帕当巴桑吉的这具肉身,说「你这黑色的皮肤像玛哈嘎拉,你的眉毛像老鹰」……用这种方式赞颂之后,帕当巴桑吉马上觉得「好像还好嘛,身躯也没那么糟」,便继续住世、利益众生,没有入灭。所以,取伏藏师自身的清净心很重要,周围眷属维持清净心也很重要,彼此都有帮助。并不是说「我不是伏藏师,就没法取伏藏」——实际上,我们自己的上师、周围的成就者若是伏藏师,我们去赞颂、协助、鼓励,也能让一些伏藏显现。

祖师后来说:现在有些人偶尔心里升起一些很优美的措辞、词句,其实未必是好事,有可能是魔的障碍,有时是自己的分别念。关键在于得到之后,自己内心是怎样的想法。如果得到后变得骄傲自满、开始自私、开始不尊敬上师与师兄弟——即使你写出来的是一套看起来极完美、像伏藏一样的法集,也有可能是魔王给的。

反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时,我内心只想着如何修行、如何解脱,对上师三宝的信心没有任何转变,清净心也没有任何缺失,那这很多时候可能是善的。总之,祖师指出:有些人明明是障碍,却把它当成好的;而祂自己呢,明明是好的,却把它当成障碍。这两端极端都不太好。

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